

嘉業堂
叢書

南唐書注

第三冊

卷之五

五

南唐書注卷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卽墓

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常

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

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

五代史曰全諷欲舉兵錢鏐適

送吳故將王茂章於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

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

眾可當其下將耳非益兵十

萬不可而全諷終以此敗屯兵象牙潭楚人圍高安

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

按威愼縣人楊行密表為廬州刺史累官

鎮南節度使

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

蘇州不能下

資治通鑑曰乾寧五年三月周本救蘇州為兩浙將顧全武所敗九月全武攻蘇州

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濠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兵亦遜全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五代史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

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

行武王初命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

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

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

資治通鑑曰危全諷在象牙潭

營柵臨谿互數十里本隔谿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谿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

疎藉湖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
五千入釣磯立談曰本直擣象牙潭突其壘疾攻之
全諷少其眾且笑本率易殊不願答本先遣勁卒穿出
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
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楚人亦逐吉州刺史彭
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楚人亦逐吉州刺史彭
玠資治通鑑曰玠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玠後傳子匡時代立爲淮南將秦裴所虜玠請降湖南
楚王殷表玠爲郴州刺史江野史曰彭玠者籍爲
廬陵人少好學道經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
羣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
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儕屬燕飲而玠不
之召自往赴之見數十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玠知其
忌已遂去僞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飲何
玠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何
必狎此鼠輩而聚歎恨之有玠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
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玠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
至酒酣謂眾客曰玠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
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
爲兵宰牛練楮爲甲冑與兄弟唱義師以自衛鄉黨
爲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玠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
聞於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

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玠併攻之斬其賊酋眾盜奔潰傳聞其勇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耕禁人賭博時玠有數卒為竊玠乃斬之於市而以令眾庶玠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袁成大蟲等十數眾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玠竊聞之因雪寒伏甲於幕下夜會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玠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玠乃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于等數州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遣大將周本征之玠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與兵掠寨劉則噴水調角風雨電雷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迨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利棄寨而還玠因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擲退保朱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玠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迨十年而玠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兵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

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坵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
餘民皆至惟玠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玠既入湖南行密
使掘其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許目信州刺史危仔昌
未開遂殺之玠亦死一本玠或作玠信州刺史危仔昌
吳越備史曰仔昌撫州南城縣人任新撫饒信四州刺
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
其本姓危乃更元因為錢塘郡宋元絳是其子孫

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

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

觀形勢本曰賊眾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先奪氣

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

用為信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吳越兵攻信州信州兵纔

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

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稽神錄曰本刺

信州時入觀楊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鏡而寐

未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鑪冉冉而上直抵於屋良

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

物亦無他怪廣陵人傳為異事

款

吳越備史曰璋本周儒黨降於我以從征董昌功被任授衢州制置使武肅王親餞江干徐綰作亂越州

客軍張洪等疑懼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丁章

叛於永嘉宣州田頴使其下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聞

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璋殺讓叛初王

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

此樹不入城璋非吾蓄也至是驗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

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

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

馬書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

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擊可勝乎越人躡我軍

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

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

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

卿盧蘋往聘還

資治通鑑曰蘋洛陽人吳主使蘋奉使嚴可求預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

如所料歸言唐宗荒於游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

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
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
愛之性朴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
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
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
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
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
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
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吳宗
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
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
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

之濛遂誅死馬書曰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眾至建康勸進本媿恨屬疾數月

卒資治通鑑曰本以不能存吳媿恨卒又曰本既勸進歸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豈能事二姓

乎憤惋而死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

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

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

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

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金谿周氏家譜曰本初名延本

周匡子天祐初授行營應援使平危全諷轉百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西平王卒於南唐昇平戊戌謚恭烈夫

人陳氏封助子鄴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國賢良太君

本為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

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

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

南唐近事曰業爲左街使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昇元中金陵告災業

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

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

望既往亟使往業家語之其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

仁望恕之泊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

災事仁望望劉越次見上曰火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

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

平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曰撫之

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聞

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

安慶府志曰周業周本子勇略果敢綽有父風尤愛重儒紳與

講民閒疾苦賓接無虛日官至廬州刺史有惠政士民

愛之青瑣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廟碑謂

漢末魏初之昇元六年卒馬書烈祖紀曰六年春三月

日城陷爲湖昇元六年卒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

周業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又嗣

主紀曰六年夏四月廬州周業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柴再用汝陽人始名存隸孫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並執存至詰何故反某者結為死日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儒大奇之都押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累遷光州刺史朱全忠攻淮南自申州抵光州使人謂再累遷光州刺史朱全忠攻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辱王威怒若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去及攻壽州不克渡淮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常破吳越將張仁傑於魚蕩先登陷陣恢復東洲是日交戰再用舟忽壞長稍浮之僅得濟家人為飯僧干人以酬冥報再用悉取以犒士卒日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高祖建吳國歷官馬軍都指揮使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史官王振詢其戰功日鷹犬微勞皆社稷之靈余何功之有竟不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為宣州巡

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自田頔唐書曰田頔

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頔謀為多攻趙鎰

於宣州鎧出東谿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
及顧乘輕舠追之鎧驚遂見擒行密表顧屬以騎步軍都
虞候沙陀人將安仁義奔淮南州殺刺史杜稜錢鏐使
在顧右兩人名冠軍中略常州等屯丹陽火揚州壁方
屯潤州破其屯與戰顧走密復將兵或勸行密曰
廣德顧破其屯與戰顧走密復將兵或勸行密曰
強敵傳壘不用顧與戰顧走密復將兵或勸行密曰
以疑行密義門下平章事仁顧寧國軍使節度使此
儒乃表仁義門下平章事仁顧寧國軍使節度使此
太保至揚州謝行密求仁顧寧國軍使節度使此
引鐸至揚州謝行密求仁顧寧國軍使節度使此
日吏謁吾入獄耶又求池歛為屬州獄吏亦請顧怒
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歛為屬州獄吏亦請顧怒
入杭州逐綰綰曰吾不復入此歛為屬州獄吏亦請顧怒
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眾也鏐遣客何曉見鏐常然公
爲人絕往來逆耶顧患之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
築壘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能奪地者陳璋
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能奪地者陳璋
城未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卻圍益刺史顧攻
密欲女鏐子鏐乃急遣元璚迎鏐女且告行密曰顧志
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不從鏐輸錢二百萬人謂顧
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顧不從鏐輸錢二百萬人謂顧

又請鏐子元雍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
 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流無窮也東南楊為大刀布
 奔澶漫終為涸土不若順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
 金王積如阜願公上天子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
 行密答曰李神福繇公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
 大募兵反李神福繇公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
 大功而反李神福繇公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
 授廬州刺史以喜屯宿州須變不為用頽遣其佐杜荀鶴
 無地矣頽與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謂諸將
 厚養之矣頽與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謂諸將
 日頽反此苟從我當分地以攻之鄂州遣李皋一卒從吳王
 家在終不從我當分地以攻之鄂州遣李皋一卒從吳王
 上將終不從我當分地以攻之鄂州遣李皋一卒從吳王
 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順流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
 神福軍半濟神福敗於皖口頽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賊棄
 死而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賊棄
 城而來此天亡也乃頽水堅壁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多
 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不敢嚮頽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
 二幟解甲而息追兵不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之一瑾
 茂章收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之一瑾
 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

梁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
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
章等不敢與角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自歸當
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
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濠必反我不忍負人
頽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渡江
爲陣以行我士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
壇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
兵擊之壇敗走濠以行密福旣以不戰困壇諸將皆再拜
湖間壇敗留精神福旣以不戰困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
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
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逐兵爭逐頽北過伏濠殊死戰數百號
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逐頽北過伏濠殊死戰數百號
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隍濠殊死戰數百號
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頭首乃
潰頽始以元權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
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權已而頽死傳首至淮
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僞還元權於杭頽善
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輅夏
候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
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
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

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楊州市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爭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纔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給此徵古嫚馬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
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梁代之燕王弘
冀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帛州徵古猶遣
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
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

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殉

資治通鑑曰吳越遣丞相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成福州與程有
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匿
甲士於中聲言中書舍人喬匡舜使吳越今往迎邏者
以告程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登岸徑薄
吳越營晨不力戰縱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
據程帳程僅以身免

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

馬書曰常州有隋末陳杲仁祠
杲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